

政坛新锐也会遭遇短暂挫折

5

历史读本



南门太守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千古骂名,全然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身上,一个于万民有利、使生灵免于涂炭的人身上,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。由此可见,你所读的、你所知道的所谓“历史”,可能本来就是假的,而且假得离谱,假得出奇。

在这里,你会读到一段真的历史,看到一个真实的曹操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新皇帝登基前后,曹嵩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洛阳,接着,曹操也被保送到太学读书,不过他在学校里整天就是看杂书和交朋友……

曹操在二十岁成人冠礼之后,在家乡沛国被举为孝廉。被举为孝廉后,按惯例曹操被聘为郎官,即朝廷的实习生,这段时间主要是熟悉朝廷行政运作程序和礼仪,等待正式分配工作。

郎官转为正式官吏,一般品秩在四百石到六百石之间,其中担任县令或县长的最多。郎官实习快要结束时,由所在的实习部门出具个人鉴定,然后由尚书台统一安排任职。

这时,洛阳令司马防升为河南尹,曹操特别渴望能得到洛阳令这一职务。洛阳令虽然是县令一级,但却是其他任何县级行政长官无法比拟的,在帝国权力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。洛阳令的品秩也比一般县令要高,为一千石,而其他县令仅为六百石,县长为四百石。县令和县长都是县一级的行政长官,所在县超过一万户的称为县令,不足一万户的称为县长。

要得到洛阳令,有两个人很关键,一个是原任洛阳令、现任洛阳令的上司河南尹司马防,另一个是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选任的朝廷秘书局人事处处长(尚书台选部尚书)梁鹞。

司马防即司马懿的父亲,是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,也是士族大家出身。他不怎么好说话,也许看不起曹操的出身,也许听说曹操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,所以不愿意推荐曹操为洛阳令。但碍于曹家的影响力,勉强推荐曹操为洛阳令下属的洛阳北部尉,品秩四百石。

就这样,曹操没有得到洛阳令一职,被任命为低一级的洛阳北部尉,归洛阳令管辖。

对一般的县,县令或县长之下设有都尉一职,负责本地的治安,相当于公安局局长。洛阳人口众多,地位重要,在东、西、南、北各设了一个都尉。洛阳北部尉,就是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,拿易中天先生的话

说,是个副县级。

曹操对这项任命相当不满,而且也耿耿于怀。多年以后,曹操再见到司马防时,他已经是魏王了,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懿、司马朗都在曹操手下做官。

曹操有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,这回又像对待宗世林那样,让人把老上司接来设宴款待。曹操说:“如果换成现在,你还推荐我做洛阳北部尉吗?”司马防回答说:“当初举荐大王时,大王您只适合为尉呀。”曹操于是大笑。

曹操虽然只得到一个副县级公安局长的职务,但他没有气馁,而是努力在这个岗位上干出点成绩来,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。他一到任,就把官署的四门修缮一新,还做了不少五色大棒,悬挂在各门口,申明禁令,规定凡违反治安条例的,无论平民还是权贵,一律五色棒伺候。

曹操的这番做派,分明是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。偏巧,这个机会就让曹操等来了。在一次夜间巡查中,曹操带人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,对方违反夜间禁行的命令让曹操抓了个正着,领头的人是当朝红得发紫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。

曹操不管对方是谁,立即下令大棒伺候,并且悄悄嘱咐手下:尽管往死里打!一顿暴揍之后,蹇硕的叔父一命呜呼了。

在常人看来,这件事也太过生猛了些,毕竟对方不是一般人物,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恨,蹇硕能饶得了你吗?但是,经过思考和判断,曹操一定认为这件事不至于酿成太大的危机,所以值得一试。他看到形势对当权的宦官未必有利。对于已经亲政的灵帝来说,平衡宦官、党人、外戚的关系本来就已颇费脑筋,此时如果再因为一个宦官叔父而发起报复,则必须考虑事件所造成的后果,

更何况蹇硕的叔父的确违反了夜间禁行的命令。

曹操甚至想好了,最好因为此事自己落个撤职查办什么的,丢掉这个微不足道的四百石小官,收获的可能更多。

但这件事似乎不声不响地过去了,从蹇硕那边并没有传来一丝要报复的消息,而曹操棒杀权贵的事情却瞬间在京师传开了,史称“京师敛迹,莫敢犯者”。

曹操声名大振,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的人,这一回也都知道了洛阳城里有年轻帅气的曹局长。对于这个结果,曹操心里相当满意。

但是,有一个人的看法却刚好跟他相反,那是他的父亲曹嵩。对于儿子这次所谓的壮举,曹嵩只想给予两个字的评论:幼稚。

在曹嵩看来,即使想表达与宦官阵营的决裂,也断然不能采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。权势熏天的蹇硕在一个区区四百石都尉面前丢了面子,他一定会想办法找回来的。

想到这些,曹嵩觉得很可怕。他一面动用养父留在官里的关系,试图与蹇硕沟通,一面苦思冥想,看有什么办法让曹操脱身。

蹇硕那边仍然很平静,既没有立即展开报复,也没有想跟曹家化解恩怨的意思。这反而让曹嵩心里更吃不准。

曹操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继续当他的公安局局长,而且干得更带劲,领着一帮属下,整天抓社会治安,把辖区内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一些作奸犯科的人,都逃到其他三个区躲起来了,久而久之,曹操的名气更大了。

到了熹平五年(176年),曹操任职满两年,按照制度有关部门将对他的述职考核。结果出来了,他居然考核为上等,意味着他可以升一级。有关命令随后下达,他被任命

为顿丘县令,品秩提高到六百石。

这个任命有什么背景不得而知,是蹇硕等人的阴谋,还是曹嵩为了使儿子避祸而争取的结果?似乎都有可能。

但这却不是曹操希望的结果。没有办法,他只好离开洛阳,告别父亲,前往顿丘上任了。

远离京师,远离家人和朋友,二十三岁的曹操只身一人,心里充满了孤独和惆怅,一个任期至少两三年,他不知道这段日子如何打发。然而,只不过几个月,他就不要这样担心了,因为更不顺心的消息随后传来:他被就地免职了!

这倒不是蹇硕等人背后使的手脚,而是曹家受到了一门婚姻的连累。前面提到,在曹操的同辈人里有一个堂妹,嫁给了一个叫宋奇的人,而宋奇的姐姐,正是灵帝刘宏的皇后。

灵帝刘宏成年后,所立的第一个皇后就是宋皇后,但宋皇后却不受灵帝的宠爱,在后宫这个充满流血斗争的地方,她注定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。宦官王甫等人也不喜欢宋皇后,于是伙同其他嫔妃一起诬告宋皇后与一桩谋杀案有关。结果宋皇后死于宫里的监狱(暴室),宋氏一族被诛杀,包括宋皇后的弟弟、曹操的堂妹夫宋奇。

因为这桩婚事,曹操被免职。按理说,担任大司农卿的曹嵩也应该在免职之列,但史书并未有明确记载。

二十多岁,正是风华正茂之际,接连遭遇仕途的不顺利,曹操有点烦闷。因为诛杀了蹇硕的叔父,曹操与蹇硕结下了仇。如今另一个大宦官王甫因为宋皇后的关系,也势必与曹家成为对立面。看来,洛阳暂时不能回去了。

于是,曹操打定主意回谯县老家,在那里好好休养一番,读一读书,思考一下未来。

新加坡联赛里的中国赌客

5

畅销读物



郝洪军 著
中国三峡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以2009年11月掀起的足坛反赌打黑为切入点,结合作者10多年记者生涯的亲身经历,以第一手资料,对足坛诸多疑案逐一解析、再现。每篇小文独立呈现:新加坡足球联赛,中国足球集体参赌;一份长达几米的赌球账单;赵本山遭辽足勒索巨款,黯然离去……一连串的落网之鱼,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在举报人H的带领下,我看到了一张长长的来自赌球公司的银行对账单,单看对账单无任何特殊之处,但细细一瞧却露出了马脚,账单的打款金额少一点的都近十万元,而且打款时间非常集中……

因为我们报纸2009年11月4日刊载了“足坛数十人接受警方调查”的消息,辽宁省公安厅四位同志4日上午来到报社。体育部采编人员下夜班太晚,上午尚处在睡眠状态,报社领导便派新闻部负责跑公安战线的主任接待了他们。

公安厅的几位同志还算客气,他们来,只是询问一下我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。我们料想到他们会找到报社,前一天下夜班时,特意向值班领导交代,如果省里有关方面找我们询问消息源,我们要口径一致——消息是从广州媒体那里得到的。

公安厅的同志们走了,国内许多媒体兄弟们都盯上了辽宁省公安厅。公安部督办,辽宁省公安厅直接办案,这让国内许多媒体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联系我们。

“有啥最新消息吗?”“李应发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了?”“戚务生也协助调查了吗?能核实一下吗?”

……
两三天内,足坛不断有人被媒体冠以“协助调查”的荣誉称号,而“被调查者”辟谣的速度也很神速。

戚务生,国内知名教练。他卷入这场风暴,让很多人大大不解。

早在2006年1月,戚务生被聘为广药队主帅。那时的大威被当成了广州足球的救星。是年年初,日之泉(广州队先后更名为太阳神、广州吉利、广州香雪、广州日之泉、广州广药)宣布退出广州职业足球,广药集团仓促上阵。他们入主后就有大手笔,聘请戚务生出山,以求当年实现冲超。遗憾的是,广药最后与中超失之交臂,大威选择离开广药。

面对媒体披露“戚务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”,大威向记者断然否认:“我最近一直在家陪小孙女,有时间还打打高尔夫,去鸟巢看过舒马赫的比赛,从来没人找我,要求我协助调查。”

李应发,曾率领辽宁足球队连获十届全国比赛冠军,可谓辽足功勋中的功勋。他儿子李雪柏也在辽宁队踢过球,后来跟着王鑫去了新加坡。因为王鑫在新加坡涉嫌赌球,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,李雪柏自然也成了被怀疑对象。

我打电话给李应发,电话里,能感觉到他那深深的无奈。

“洪军啊,我最近接到的全是询问儿子的电话,‘被调查’的说法纯粹是胡说,我儿子从新加坡回来之后,半年前为公安机关作过一次证,当时警方调查王鑫的事,雪柏那次作完证后,也就远离足球了,做点儿和足球无关的事儿。”

在新加坡事发后,王鑫逃之夭夭,李雪柏被判入狱。

面对这一事实,李应发解释说:“有这事儿,雪柏当时打假球,全是王鑫指使的,不打就威胁那帮孩子。王鑫出事跑了,球员们却被判入狱,这到哪里去讲理?”

足坛打假风暴,李应发觉得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儿。

新加坡赌球案终审,是在2008年4月中旬。那时,中国正全力以赴忙着奥运火炬传递工作,中间还伴随着其他一些事情,这桩赌球案便有意无意地被淡化了。

辽宁广原均由清一色的中国球员组成,该队在2007年首次加入新加坡联赛。比赛中,前锋赵志鹏和其他六名球员接受了俱乐部总经理王鑫的贿赂,在新加坡联赛的三场比赛中故意输球。当时的宣判结果是:辽宁广原球员赵志鹏获刑五个月,辽宁广原另外六名球员(李雪柏、王林、董雷、李铮、彭志毅和佟迪),除了其中一名最年轻的球员被判入狱四个月外,其余五人均被判入狱五个月。

记得在2007年年初,原辽足十连冠功勋球员、辽宁队助理教练董礼强被调整下来。他打电话给我,说自己很苦闷,想出来坐坐。当时,我们在沈阳

高登酒店咖啡厅见面。

谈到自己的前途,小董说:“我想去新加坡,他们也找我,让我去……”

找董礼强的是范广铭,沈阳人,曾供职中国足协。他也是2009年3月发生的足坛打假扫黑风暴中,第一个被卷进来的“前足协官员”。

东南亚赌球一直很猖獗,我多少了解一点儿。便对董礼强说:“我觉得去那里就是混,弄不好还会陷进去,你不如在国内寻找发展机会。”

他感到茫然:“我从辽宁队被踢出来了,还能去哪儿?”

当年的辽宁队,成绩踢不出来,关系却很复杂。

唐尧东下课了,与他关系密切的董礼强自然在劫难逃,剩下的李争、傅博、于明等人也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

这是令人辛酸的现实,这些人都是辽宁队十连冠时的功臣,但他们时下却成为这个管理混乱的球队踢来踢去的皮球。

打假扫黑风暴再次把新加坡赌球案推到公众视线里。

随着王鑫等人的落网,我不时琢磨,假如两年前董礼强真的去了新加坡,他是否能抵得住赌球的诱惑?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命题。

因警方不透露任何消息,全国媒体进入了打假扫黑的科幻时代,媒体只能靠想象力来推理足坛假、赌、黑的故事情节了。

11月5日,我在博文中如此概括当时的舆情:
各种真假消息每天铺天盖地,张三又被抓了,李四又被传讯了,王二麻子畏罪潜逃了……据悉,连著名教练戚务生都接受调查了。然后是推理,那个大校进去了, S X 足球还不连窝儿端啊? Y 已被抓了, G 还有心情带队西征吗? 看来,中国足球的《后天》开始上演!

在做《锵锵三人行》的节目时,窦

文涛津津有味地朗诵了这段文字,他说:“我们的警察叔叔也真坐得住,出来讲两句啊?他们不说话,多少人睡不好觉!”

当时的足坛的确人心惶惶,草木皆兵。截至11月10日,蹲守沈阳的国内各家媒体记者多达二十多人。如同守株待兔。

早在11月4日,我就告诉刘志向:“赶快办签证,以最快速度去新加坡,到现场还原一下当年王鑫导演的那桩赌球案……”

刘志向办签证期间,我们的女记者顾珍妮也被派到杭州,去采访浙江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。

七年前,陈培德对足坛假、赌、黑忍无可忍,与浙江队老板宋卫平联手把黑哨龚建平送进了监狱。

此时,央视新闻中心记者宋京飞打来电话:“郝老师,我想找你聊聊。”

于是在QQ上,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从王鑫开始了。

在辽沈足坛,许多人认为王鑫一直是有“前科”的人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,辽足二队因故解散,王鑫去了北京部队足球队。1991年,他转投沈阳东北六药队。我们的记者张松走访了许多圈儿里的人,掌握了大量有效信息,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,只表达一个意思:王鑫出事,是必然的,不过是迟早的事儿。每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罪犯,王鑫亦然。

记者张松那两天经过走访调查,写了一篇关于退役球员生存状况的稿子,在打假扫黑风暴喧嚣的舆情里是一篇视角独特的稿子。

退役球员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。球员和演员一样,都是吃青春饭的,不是所有球员都能成为球星。踢了几年球,又没赚到钱,本来没上几天学,做大生意可能缺少智慧,摆摊儿又不情愿,怎么办?把自己的爱好和生存结合起来,赌球不失为一条出路。